

黎和會

莫洛托夫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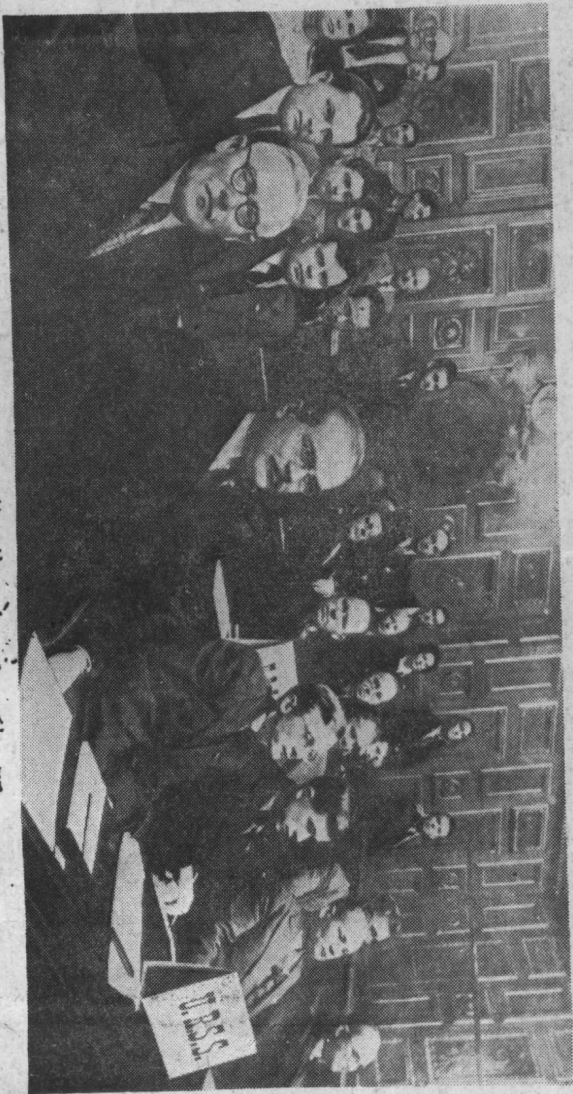
莫洛托夫演說

232(2)

巴黎和會莫洛托夫演說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編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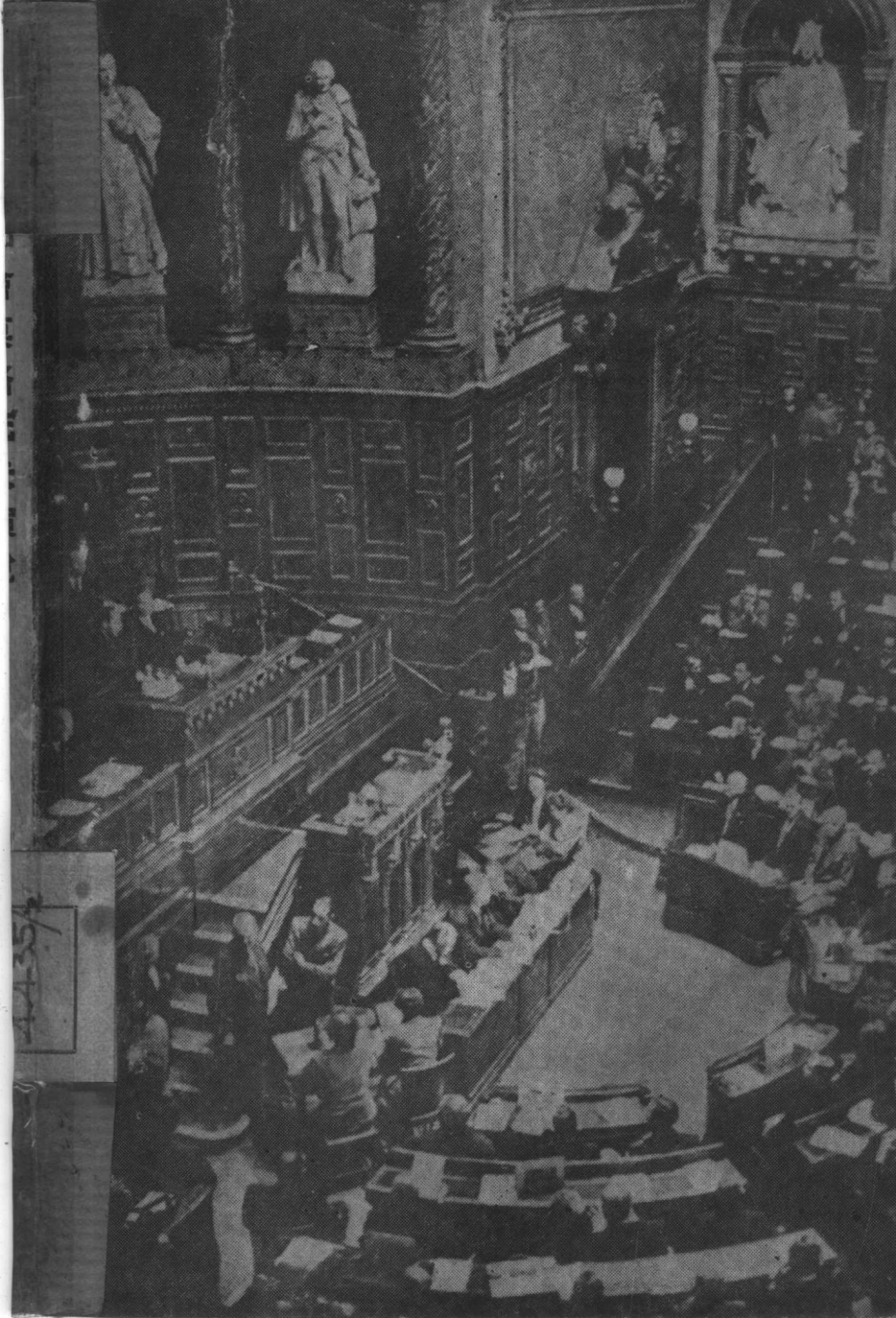
團表代聯蘇黎巴
夫托洛莫，基斯辛維：右至左自排前

CAC22/04



波茨坦三巨头會議

自左至右：莫洛托夫，斯大林，杜魯門，艾德禮，自左至右：海立，貝諾斯，艾德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錄

| | |
|------------------------------|----|
| 一、第一次演說····· | 一 |
| 二、在程序委員會中的演說····· | 七 |
| 三、在程序委員會中的第二次演說····· | 一一 |
| 四、對於貝爾納斯先生在程序委員會中的演說的答覆····· | 二二 |
| 五、關於程序問題的演說····· | 三二 |
| 六、意大利與和平的建立····· | 四一 |
| 七、在全體大會中的演說····· | 五四 |
| 八、論賠償問題····· | 六三 |
| 九、再論賠償問題····· | 七八 |
| 十、賠償問題與蘇聯····· | 八八 |
| 十一、論希臘對阿爾巴尼亞的要求····· | 九八 |

| | |
|------------------------|-----|
| 十二、的里雅斯德的法規和主要的問題····· | 一〇六 |
| 十三、爲民主和平而鬥爭····· | 一二六 |
| 十四、多瑙河與經濟問題····· | 一三八 |
| 十五、國際合作與小國····· | 一五一 |
| 十六、末次的演說····· | 一六四 |

(附錄)

| | |
|--------------------------|-----|
| 一、蘇聯與國際合作····· | 一六九 |
| 二、在紐約外籍記者聯合會歡宴席上的演說····· | 一八九 |
| 三、減縮軍備與決議草案····· | 一九二 |

一·第一次演說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全體大會中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先生！

讓我代表蘇聯來歡迎這一次的和平會議，並祝會議代表們在他們的偉大而負責的工作上的成功。蘇聯代表團對於殷懃招待的法國政府和法國的友好的人員，表示特別的感謝。

在建立歐洲的和平與安全中，當前的會議必然担任一個重要的任務。在對於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等國的和平草約上，這一個會議必須表示它的意見，和提出它的方案來。我們可以說，巴黎會議需完成五個和平會議的任務，這就着重在它的工作的重要性和複雜性。我們正在處理着五個國家，這五個國家最初作為德國的同盟國和希特勒的衛星而參戰，但是在戰爭的過程中，却和德國斷絕了邦交，推翻了它們的法西斯的統治者，因而在擊收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積極地站在民主國家的這一邊來。

我們大家都應記得當歐洲的最後戰爭的時期在我們眼前所發展着的那些事件的過程。記得了這一點，就可以幫助我們，對於獲得將來的一個公正的，穩固的和永久的和平，給與一個正確的答案。

要說到正義，首先，我們就必須真誠地照顧到那些曾經遭受侵略和由於侵略的結果而受難的國家的利益。本身成爲各方面進攻的目標，而特別地承當了德國法西斯匪徒，以及意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和芬蘭等國的法西斯匪徒們的進攻的重担的蘇聯，深深地同情於一切遭受侵略的國家。

在這個演說台上，蘇聯再度致敬於那些反對我們的共同的敵人從事於自我犧牲的鬥爭的同盟國家的人民，並且對於他們的懲罰戰爭罪犯，賠償所受的損失，以及建立一種公正的和平的正當的要求，表示出它的不屈不撓的支持他們的願望。蘇聯對於它所負有對於它的盟國的義務，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考慮。

我們必須明白，發動進攻而與德國並肩作戰的國家，對於它們的統治階層的罪惡，必須負有責任。如果我們要設法阻止新的侵略和進攻的話，那麼，侵略和進攻他國的行爲，就不能不受到懲罰。在這種情況下，不懲罰戰爭罪犯和拒絕保護遭受侵略的國家的合法的權利，和一種公正而永久的和平的利益是毫不相關的，而只是使那些在它們掠奪的帝國主義的利益上準備新的侵略的國家佔到便宜吧了。

蘇聯是一貫地爲建立各國永久和平和安全而工作着的那些國家中的一員。因此這就決定了蘇聯政府對於和德國先前的衛星國家簽訂和約的態度。同時，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完全承認這一個事實，就是，作爲民主國家的變遷的結果，曾經和希特勒德國聯盟的國家，在戰爭

的最後時期，已經抉擇了一個新的途徑，並且在若干情況下，對於整個消滅德國侵略者的戰爭，給與了同盟國家以重大的幫助。那便是何以蘇聯認為這些國家必須，不是全部的，而是局部的，補償它們所造成的損害到一種固定而有限制的程度的緣故。

在另一方面，對於在干涉它們的各種經濟生活以外所加於德國先前的衛星國家的一切企圖，蘇聯採取了一種消極的態度，而且反對加於這些國家以妨礙它們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的一切要求和壓力。當我們熟讀了在簽字以後就立即付印的對於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芬蘭等國的休戰協定內容的時候，就不難瞭解到這一點。

在過去的期間，由於蘇聯政府的建議，在若干地方，休戰協定的條件是減輕了，這是因為要使這些國家在戰後容易轉到經濟的和國家的一般復興的緣故。和這些國家簽訂和平條約，也必須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面。

德國先前的衛星國家，證明為一種法西斯型的或半法西斯型的國家，並不是偶然的事情。人所共知，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乃是希特勒的軸心的一部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芬蘭發覺到它們本身是操縱在希特勒的特務的手中，他們把這些國家拖入對抗民主國家的戰爭裏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法西斯主義所造成的，而只在法西斯主義已經崩潰和失敗以後，即宣告結束。現在我們知道，在我們的時代，法西斯主義和侵略已經成為不可分的東西了。因此

，我們就可以合理地推論到，在會議中提出的一切和平條約，必須特別着重於在曾經作爲德國的衛星國家裏去防止法西斯主義的復活和鞏固民主政治的基礎的必要。在這一點上，我們這一代的和約，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擬就的和約，實際上是不同的！——那是完全可以瞭解到的事情。

同樣我們也可以瞭解到，英、美、蘇三個同盟強國的領袖在克里米亞會議中所通過的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應該特別強調「稍減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痕跡的必要」，並且給與被解放的國家以創造爲它們自己所選擇的民主制度的機會。

除非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來的法西斯主義的最後的遺跡消滅掉，鞏固的和平安全是不能够得到保證的。假使我們還不得不討論到西班牙的法西斯政體的話，那麼，民主國家將會幫助目前呻吟在佛朗哥政權之下的西班牙人民去終止危害和平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這一個創造品的繼續存在——這一個時候就會在不遠的將來。在任何情況中，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利益，都要求使對於我們時代的最危險的侵略者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得到一個結論。

五項和平條約的草案已經提交現在的會議。這些草案是由外長會議依照關於這一個問題的著名的特別的決議而準備的。大家都知道，外長會議是去年柏林會議中由於美國的提議而成立的。蘇聯政府本身，一開始就贊成這一個提議。再者，蘇聯政府一直認爲，對於這一個決議的一貫的和正確的履行，應該不僅是有關各國政府的一種正當的義務，而且是使得外長

會議工作成功的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

合理地說來，大國不能使它們的意志強制小國去接受，但是這一種說法，也同樣地適用於列強企圖使它們的意志強制另一個大國去接受的時候。

德國的前例告訴我們，威脅包含在無約束的帝國主義者對於其他國家努力製造侵犯的行為，和朝着世界的霸權邁進的這一個事實的裏面。在另一方面，民主國家也知道了合作的方法在戰時和戰後都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外長會議的產生，就是爲了不使若干國家的意志強制另外若干國家去接受，而由聯合的行動和決議去解決問題的這一個目標。

從草擬和平條約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見外長會議已經獲得了確實的積極的效果。雖然我們並沒有完全認爲這些草約是充分地反映了同盟國家的公正的願望，但我們是依然可以這樣說的。然而在同時，我們却不能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外長會議經常地受到一切充滿了荒謬的反蘇的偏見，而把他們的打算建立在強大國家的合作的分裂的上面的反動份子的攻擊。提交會議的和約的草案，對於這些紳士的企圖給與了一個有力的打擊。讀過了這些草約裏面的一般和平和安全的一切大小國家的利益。

我們的會議將有機會對於和約的一切問題從事於廣泛的討論。代表二十一國的代表團都出席了。

在這裏，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對於任何條約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自由陳述他的意見，表示贊成或反對。並且，保證任何對於這方面的意見的表示，都會受到適當的尊敬而被聽取着；再者，在最後簽草約的時候，任何意見都是有重大的幫助的。

曾經作爲德國的衛星的國家，我們也要在這裏傾聽它們的意見。蘇聯代表團相信所有在這裏的人們也會以適當的注意去聽取這些國家的聲音。作爲蘇聯的一位代表，我有更多的理由，這樣說，因爲自從這些國家脫離了敵人的陣營，挺身出來反對希特勒主義，而依照人民大眾的利益去採取民主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途徑以後，蘇聯已經和它們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了。所有這一切，使我們有理由希望，這一個和會的工作，能够依照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利益，獲得真正的成就。

二·在程序委員會中的演說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會議)

我們現在所要進行討論的事情即是會議的程序問題。在這裏，我們却不能不注意到可以參考的先例。譬如，讓我們參照一下凡爾賽會議吧。在凡爾賽會議中的程序是什麼呢？從文件上看來，當然的，程序並沒有得到大家的同意，甚至也沒有提到會議上去討論過。這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和平會議的規則。

在舊金山會議中的情形是怎樣的呢？在參加的五十一國的同意之下，成立了一個決議，就是，由四強以聯合國憲章草案的形式向會議提出的建議，如果有三分之二的大多數通過了修正案時，可以加以修改。這是在舊金山會議中所實施的一個規則，這一個規則幫助了正確地組織會議的工作。

在這裏也有一種意見表示了出來，就是說，如果我們在目前的會議中承認了三分之二大多數的原則，那麼就會造成一種沒有修正案可以被採納的局勢。這樣的說法，只是賦有預言的權力的人，或者是算命先生，或者是具有特別理由的人的一種說法罷了，這種理由不是我們所能夠完全理解的。在任何情況下，這一種預言，或者猜疑，或者揣測，都是沒有充分的

根據的。

舊金山會議在通過決議的時候，是由三分之二的大多數的原則所指導着的。在舊金山通過的提議案還算少嗎？不然，通過的議案是很多的。我們沒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認為由外長會議所提出的，關於採取三分之二的大多數的決議的議案，會危害到採納這一個和平會議的提案。

當人們說，如同澳洲代表伊瓦特博士曾經說過的，我們必須堅守五分之三的表決的原則——那是很不常見的——以代替三分之二的表決的時候，我們覺得這是屬於一種算學的知識，一種精密的計算，也是所有的代表們所不能夠充分理解的另外的理由，因為作這種計算的人並沒有把這些理由充分地說明出來。

關於程序的問題，我是在為外長會議的提議辯護着的。然而我認為並不是我在單獨辯護美、英、法、蘇四國外長會議所採擇的決議。

對於在這次會議中和在將來設立的委員會中的表決的問題，蘇聯代表團採取了一種嚴肅的觀點，並且相信，對於在和會中或在委員會中的重要問題上所通過的決議，合格的大多數是有一種更大的力量的。如果說，在重要的會議中通過的決議的時候，合格的大多數比起單純的多數來在力量和威望方面都要小些，那是難以把任何人說服的。譬如說，假如有人設法證明由十一票對十票所通過的一個決議，比較由十四票對七票所通過的一個決議要好些，那

簡直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對於客觀地處理這一個問題的任何一個人，這件事是很難以使他說服的。

當我們檢討和會中的重要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戒懼的是什麼呢？我們必須沉着地處理事情，同時我們必須防止所謂「操縱投票」的方法。爲要保持和會中威望和和會所要成立的決議的重大的意義，我們必須防止這一種方法。

讓我們再舉出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一個例子。我們正在討論五項和約，正確地說來，我們這裏有五個和平會議合前在一個會議裏面。我們先來考慮芬蘭的問題。我們知道，在二十一個國家的中間，只有十個國家是和芬蘭處於戰爭的狀態的，十一個國家並沒有和芬蘭處於戰爭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當關於對芬蘭和約的提案由十沒有和芬蘭作戰的國家的十一票大多數所採取的時候，我們能夠藉端地成立一個決議嗎？正確地說來，這樣一種表決的結果如何呢？結果就是「操縱投票」和對和會的不信任。

這樣一種情況自然是很少可能的，但是當人們被操縱投票弄得迷離恍惚的時候，他們自然會被引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這是符合和會的利益嗎？

我們再可以舉出另外一個例子來。我們必須注意到和會的工作在國際輿論上的反應是怎樣的。例如，巴黎的幾種非常有力的報紙對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程序的問題是怎樣看待的？

社會黨的報紙「人民報」今天宣稱：「大家都知道，四國外長會議提議，關於程序的決議，由單純的多數通過，在主要的問題上，由三分之二的大多數通過。後一種情形自然使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和附合它們的國家合在一起，它們總構成擁有十二票或十三票的一個集團。如果一切決議都由單純的多數的表決，在差不多任何一個場合上，蘇聯的失敗是必然的」。

這就是法國輿論如何解釋我們所討論的程序的問題。那只是對於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一個評論。這報紙也許沒有伊瓦特博士的估計來得正確，他是和會的一位參加者，並且有他自己的表決的算術。我們不知道「人民報」的這一篇評論的作者是不是出席和會，但是他已經估計到十二張或十三張的投票構成了一個固定的集團。「人民報」的估計完全符合伊瓦特博士的算術。在那一種情況中，和會的大多數預先就在反對一種少數。

現在我們弄清楚了爲什麼三分之二的大多數不爲伊瓦特博士所接受，和爲什麼五分之三的大多數，就是說二十一票中的十三票纔使他滿意的緣故。我們不難想見，這些都是後台老闆對於在和會中合併票數所估的便宜的估計。這些合併的票數並不合着和會的利益。這些票數並沒有反映出對於和會的威望的關係。然而它們却符合了構成一個集團的一羣代表們的利益。

和會不能同意這種操縱投票的行爲。和會是關切到另外的事情上面的。和會所關切的是